

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

下

杜正贤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国平 主编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

临安研究



王国平 主编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

临安研究

杜正贤 著

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 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 / 杜正贤著.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2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5325-8256-3

I. ①南… II. ①杜… III. ①临安(历史地名)—古城
遗址(考古)—研究 IV. ①K878.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2833 号

南宋及南宋都城临安研究系列丛书

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上、下) 杜正贤 著

责任编辑 张玮琛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地址：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编：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o

发行经销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37.25

字数 534 千

版印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25-8256-3/K·2255

定价 3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第八章 寺庙宫观

临安城佛教群众基础深厚,自吴越时期即备受推崇,发展至南宋宗教势力愈益强大。道教建筑与佛教建筑数量悬殊,但因其政治地位特殊,故受到朝廷重视。建炎以来,南宋驻跸临安。宋高宗承继大统,力图绍祚中兴,以“神道设教”,南宋既承袭北宋建造御前宫观的做法,还推出新的道教神祇,恢复重建道教宫观,同时对佛教的发展并不遏制。宋高宗奠定了南宋宗教政策的基调,此后南宋历代君主在对待儒释道三教的政治态度上,均没有宋徽宗时期明显的崇道抑佛倾向,在保证道教国教地位的基础上,维持各教派相互平衡,共同发展。南宋临安宗教建筑林立,其中佛教和道教建筑占绝大多数。时人以为:“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唐,而学浮屠者为尤众。合京城内外暨诸邑寺以百计者九,而羽士之庐不能什一。”^①

宗教建筑可以分为佛教建筑、道教建筑和巫教神祠三大类。现存的南宋临安城宗教遗迹主要有佛寺遗迹、石窟造像等佛教遗迹,通玄观、三茅真君及其他道教造像以及白马庙遗址。

第一节 南宋临安城佛教遗迹

唐末以来,北方战乱频仍,唐武宗、周世宗先后废佛,北方佛教渐呈衰颓

^① 《咸淳临安志》卷七五《寺观一》,第3册,第1214页。

之势。与此相反,杭州地区的佛教在先前传统的影响下,经吴越国王的支持和提倡,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社会环境中反而得以迅速发展,逐渐成为全国佛教重心之一。吴越国时期兴建大量佛教寺院,高僧大德云集杭州,“杭之俗,佛于钱氏结庐遍人境”^①,“寺塔之建,吴越武肃王倍于九国”^②。历代吴越国王崇佛,为佛教推广和佛法弘扬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为宋代杭州“佛僧之胜盖甲天下”^③的佛教繁盛局面莫立了基础。

一、佛教在南宋时期的发展

佛教寺院的发展源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唐末五代之后,南方佛寺兴盛,北方屡遭灭佛^④。吴越、南唐、闽等政权偏安一隅,战事较少,吴越王钱氏以及闽王王氏都大力推崇佛教。吴越王钱氏的都城杭州建立了许多寺院,佛教文化大为兴盛^⑤。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以后,便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唐以后禅宗兴起。五代、北宋以后,禅宗的势力遍及全国,其中心在江南地区。南宋时期由朝廷品定天下诸寺寺格等级,敕定南宋时期规模最大和最有名望的禅宗五山十刹,“五山”为临安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以及明州天童寺和阿育王寺;“十刹”为杭州永祚寺、湖州护圣万寿寺、建康太平兴国寺、苏州报恩光孝寺、明州资圣寺、温州龙翔寺、福州崇圣寺、婺州宝林寺、苏州云岩寺、台州国清教忠寺。十刹之下设有甲刹。故南宋时期的五山十刹官寺制度实际上是由五山、十刹和甲刹这51座大寺所组成的三级寺格等级制度^⑥。南渡后的五山十刹皆在南宋所辖疆域之内,其分布形成了以临安为中心、以江南两浙为重点的地域特色。南宋临安城的佛教寺院,仅在临安治下的钱塘县和仁和县就有385处,相当于其他7个县185

① 郑清之:《灵芝崇福寺拨赐田产记》,引自《咸淳临安志》卷七九《寺观五》,第3册,第1280页。

② 朱彝尊:《书钱武肃王造金涂塔事》,《曝书亭集》卷四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志磐:《佛祖统纪》,载《大正藏》第49册,第210页。

④ 唐武宗以及五代周世宗都曾灭佛。

⑤ 王媛:《江南禅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35页。

⑥ 高介华主编:《中国江南禅宗寺院建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8至9页。

处的两倍多。

佛教寺院的布局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存在一定关系。南北朝时期寺院的典型布局为前塔后殿,塔是佛寺中最为重要的建筑。南北朝至唐代,寺院的布局由以塔为中心逐渐转变为以佛殿为中心,主体布局注重轴线关系和廊院形式。隋唐时代,佛殿在寺中的地位最为尊崇,塔一般位于寺的后面。这种由“前塔后殿”、“塔殿并重”转变为后来的以殿为主、塔退居次要的布局,是与大殿重要性的提升有一定关系的^①。大殿重要性提升的直接原因,在于对偶像膜拜需求的增加以及佛教造像的高度发展。禅宗的发展使来自西域的佛教中国化,彻底改变了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形式,寺院形态完全中国化。这一改制在建筑上表现为,一反传统伽蓝以佛塔为中心的布局,树立起以法堂为中心的构成形式^②。法堂为禅寺的演法之堂,是初期禅寺构成最重要的建筑,僧堂是这一时期禅寺构成上的另一重要建筑。除法堂、僧堂外,早期禅寺建筑还有方丈、寮舍及山门等。南宋禅寺的布局模式基本为中轴线上纵列山门、佛殿、法堂、方丈,横轴线上厨房与僧堂对置于佛殿东西两侧,形成以佛殿为中心的纵横十字轴结构^③。(图 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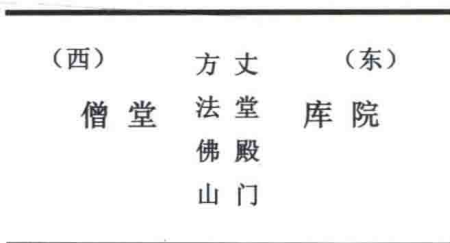


图 273 南宋佛寺布局的基本模式

南宋时期江南禅寺的布局以山地寺院为特色,山寺成为禅刹的象征,且基本选址山麓,借山石林泉,形成禅寺自然的山地园林。南宋时期的五山十刹即为南宋时期山寺的代表^④。

二、南宋佛教遗迹发现情况概述

杭州的南宋佛教遗迹有寺院、石窟造像等,目前已经发现的南宋时期的

① 王媛:《江南禅寺》,第 89 页。

② 高介华主编:《中国江南禅宗寺院建筑》,第 38 至 39 页。

③ 同上书,第 44 页。

④ 同上书,第 58 页。

寺院遗址有3处,分别是南宋姚园寺遗址、永福寺遗址、南宋灵隐寺法堂遗址。此外,杭州的佛教遗迹还有杭州飞来峰南宋造像。

南宋姚园寺遗址 位于今杭州市姚园寺巷南侧、建国南路以东、郭东园巷南。1998年8—10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姚园寺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天井、房、廊、水沟等遗迹。

天井呈方形,面积9平方米,方砖墁地,方砖规格为 $34 \times 34 \times 4$ 厘米、 $30 \times 30 \times 4$ 厘米,方砖之间局部地段用长方砖充填,方砖底部为黄黏土夯筑而成,厚约12厘米。(图274)



图274 姚园寺天井遗迹

天井西侧发现了一间较为完整的房屋遗迹,该房屋坐北朝南,面积约15平方米。夯土系黄黏土夯筑而成,厚约12厘米,其下为粉沙土。四角是柱础石,规格为 $40 \times 40 \times 11$ 厘米。方砖墁地,大部分已被扰乱,部分地段无砖。(图275)

廊发现两处,分别位于天井南侧和房屋西侧。天井南侧的廊为东西向,长约4.5米,宽约1.6米。方砖墁地,中部略拱起,方砖错缝平铺,局部被破坏,暴露出黄黏土,其下为粉沙土。房屋西侧的廊南北向,残长4.2米,宽约1.3米,方砖墁地,西侧用长方砖包砌。

水沟共发现三条。一条位于天井东侧,残长3.5米,为东西向,底部



图 275 姚园寺房屋遗迹

平铺一砖,两侧长方砖侧砌,沟宽 0.15 米,深 0.10 米,东部被破坏。一条位于廊南侧,残长 6 米,南北向,底部用长方砖横铺,西侧各用两砖平铺,沟宽 0.24 米,深 0.16 米。一条水沟残长 4.75 米,东西向,底部用长方砖平铺,沟宽 0.28 米,深 0.20 米。(图 276)

永福寺遗址 杭州永福寺位于灵隐之西约一华里处的石笋峰下。2002 年 12 月—2003 年 5 月,为配合杭州市佛教协会的永福寺重建工程,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石笋峰南麓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发现了房址、挡土墙、排水沟(图 277)和天井等建筑遗迹。(图 278)

房屋遗迹包括正房和厢房:

正房坐北朝南,平面长方形,东西宽约 15 米,南北进深 8 米,高于南侧天井地面 1.4 米。室内西北部保存部分用 $29 \times 14 \times 4$ 厘米的长方形青砖横向错缝平铺的地面。西北角残存一块直径 53 厘米、厚 24 厘米的柱础石,柱础石上面存有残断的圆形角柱,柱底部呈马蹄形,直径 30 厘米,残高 40 厘米。(图 279)

厢房位于正房的東西两侧。西厢房南北残长 8.7 米,东西进深 2.8 米,地面比正房低 1 米。地面残存 3 块柱础石,规格为 $42 \times 42 \times 16$ 厘米,推测其面宽 3.1 米,进深 2.8 米。西北角一块柱础石的外侧用阶檐石石板凿成



图 276 姚园寺排水沟遗迹



图 277 永福寺遗址发现的
东厢房外围排水沟遗迹



图 278 永福寺遗址全景



图 279 永福寺正房遗迹

凹槽扣住,在东西两柱础石之间砌有四块宽 40 厘米、厚 8 厘米、长短不一的阶檐石石板。东侧与正房台基之间残存有三皮香糕砖错缝平铺叠砌的包边。东厢房破坏严重,南北残长 8.7 米,东西残宽 3.8 米。地面比正房低 65 厘米,室内地面局部存有方砖错缝平铺的地面,规格为 $30 \times 30 \times 4$ 厘米。

天井 位于正房南侧的东西两侧,中间以 5.3 米的道路间隔。西侧天井东西长 4.7 米、南北宽 3.7 米,地面用 $28 \times 7 \times 4$ 厘米的香糕砖侧砌,拼砌成多组花纹组成的图案。(图 280)天井四周用条石包边,地面中间高,四周



图 280 永福寺砖砌地面

低。北侧紧贴正房台基础有 1.4 米高的石坎。天井的东南角有一条长 3.6 米、宽 0.28 米、深 0.25 米的向东侧外面排水的暗沟,西北角存有一块 $65 \times 57 \times 15$ 厘米的柱础石。(图 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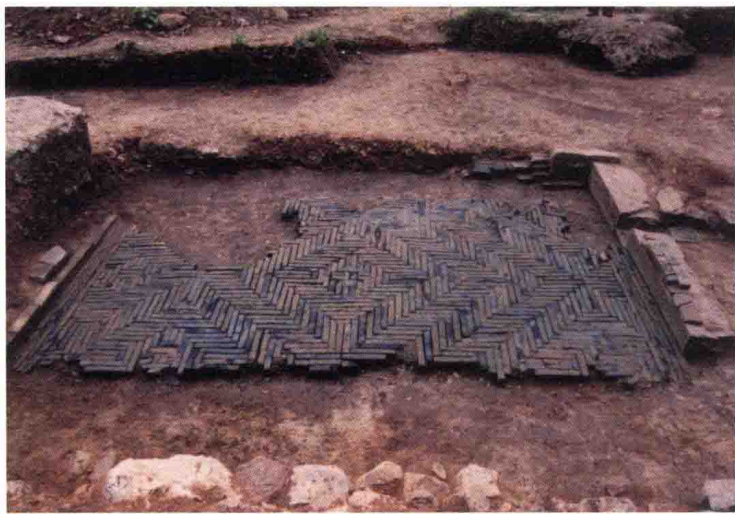


图 281 永福寺天井遗迹

挡土墙位于正房北侧,用不规则的毛石叠砌而成,残高 1.25—1.6 米,并向东西两侧延伸至东、西厢房外侧。

排水沟紧贴挡土墙,走向与挡土墙一致,用石块或香糕砖砌筑而成,围绕整组建筑物。

南宋灵隐寺法堂遗址 1999 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灵隐寺藏经阁工地发现南宋时期的灵隐寺法堂遗址(图 282、283)。清理出了保存较好的香糕砖砌散水(图 284)、水沟、水池等遗迹。水池中出土了 50 余枚宋代铜钱,扣银边青白瓷碗、黑釉盏等。

灵隐寺,“晋咸和元年,僧慧理建。山门扁曰‘绝胜觉场’,相传葛洪所书,或云宋之问书。寺有石塔四,皆吴越王建。宋景德四年,改景德灵隐禅寺。元至大元年,僧慈照重修觉皇殿,至正间毁。国初重建,改灵隐寺”^①。(图 285、286)

^① 《西湖游览志》卷一〇《北山胜迹》,第 132 页。



图 282 南宋灵隐寺法堂遗址



图 283 南宋灵隐寺法堂遗址细部



图 284 南宋灵隐寺法堂遗址砖砌散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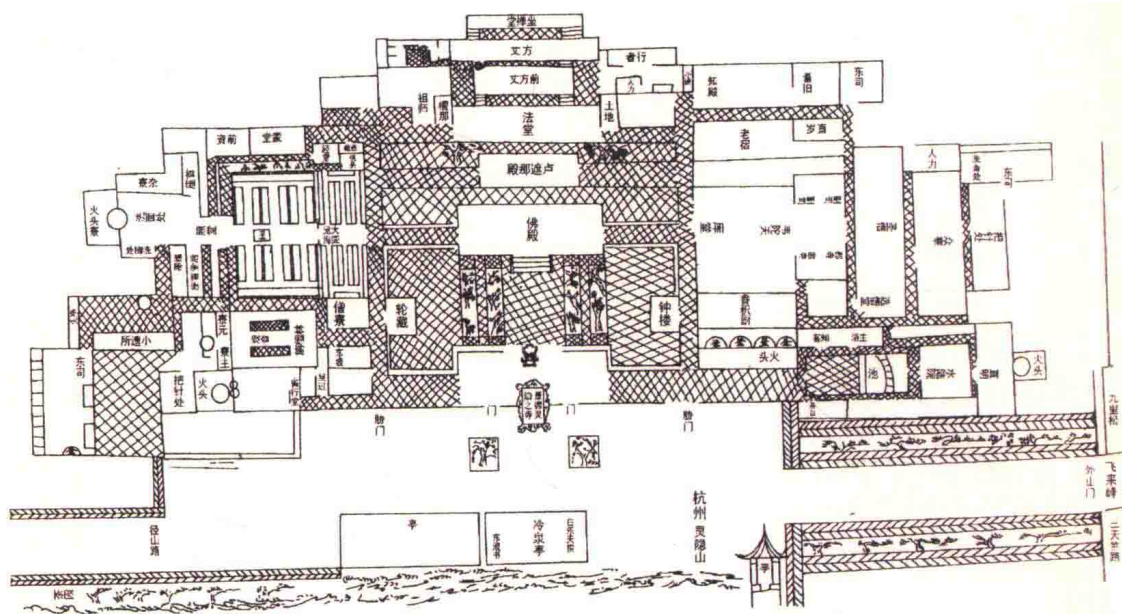


图 285 东福寺本灵隐寺伽蓝配置

杭州飞来峰南宋造像 位于杭州灵隐寺前北高峰东南的飞来峰岩壁上。杭州北高峰东南的飞来峰位于杭州灵隐寺前,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五代吴越国至明代的造像 330 余尊,共计窟龕 102 个。飞来峰为一座高仅 169 米的石灰岩山峰,由于长期受地下水的溶蚀而形成了多个洞壑。东麓的青林洞、玉乳洞和龙泓洞,洞内怪石林立,壁上雕满造像。从“一线天”至壑雷亭附近的岩壁以及呼猿洞口外的悬崖上,飞来峰顶原神尼塔附近都有诸多造像。其中,第 68 龕布袋弥勒造像依山岩地势造像 19 尊,呈弧形分布,具有南宋时期的风格。(图 287、288)

飞来峰造像第 68 龕布袋弥勒位于龕的正中,高 190 厘米,宽 260 厘米,光头净发,圆脸长耳,欢眉笑眼,通肩袈裟往下脱落,赤足露趾,踞坐在背后的岩石上,左手执一串念珠,右手按一个布袋,旁有木鱼。(图 289)布袋弥勒的原型为五代吴越国时期浙江奉化的契此和尚,契此在奉化的岳林寺出家,人称“布袋和尚”,宋崇宁三年(1104)岳林寺主持昙振首先为他建阁塑像,后布袋弥勒的形象逐渐传播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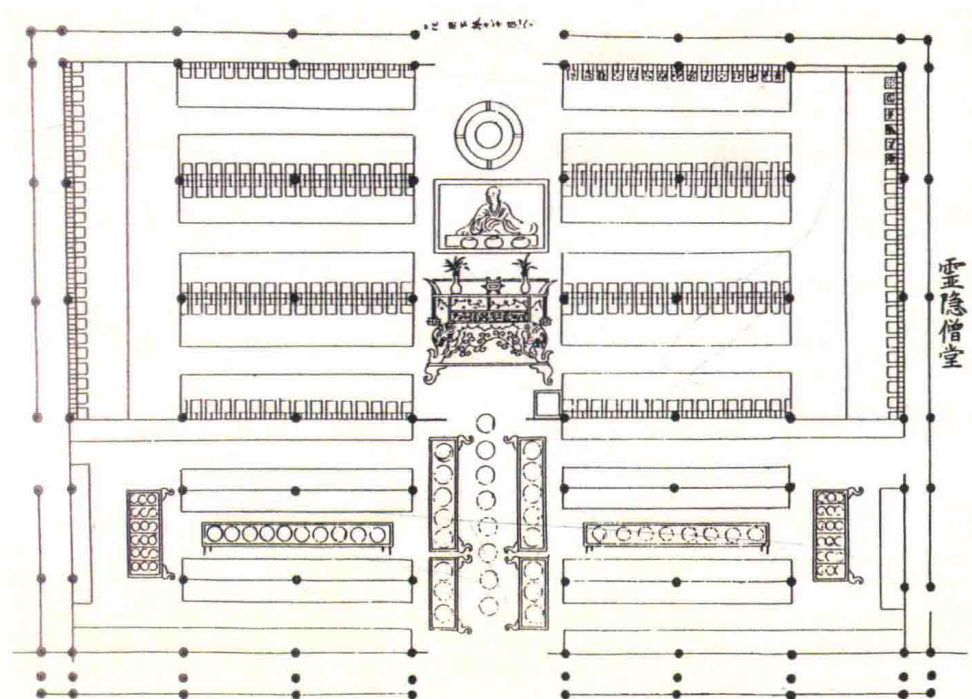


图 286 灵隐寺僧堂平面



图 287 “飞来峰造像”第 68 龕 布袋弥勒和十八罗汉像



1



2



3



4



5



6



7



8



9



10

1. 背禅杖罗汉 2. 伏虎罗汉和愁思罗汉
3. 托金涂塔罗汉和托经函罗汉 4. 玩火罗汉和观火罗汉
5. 拱手罗汉和捧经函罗汉 6. 观画罗汉
7. 三罗汉论画 8. 双手合十罗汉
9. 降龙罗汉和执如意罗汉 10. 降龙罗汉上面的龙浮雕

图 288 “飞来峰造像”第 68 龕十八罗汉像细部



图 289 “飞来峰造像”第 68 龕 布袋弥勒

第二节 南宋临安城道教遗迹

南宋前期虽然道教的发展不及北宋末年,但到了理宗和度宗两朝,道教迅速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①。由于统治者的重视,皇帝改建自己的宅邸或是直接拨款建造御前宫观,南宋一朝临安城内分布着众多道观,遗留至今的道教遗迹极少,仅存通玄观造像一处。

一、南宋时期的十大御前宫观

南宋皇帝崇信道教,承袭北宋建造御前宫观的传统在临安城修建了十大御前宫观(图 290),如下表:

^① 何忠礼、徐吉军著:《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第 686 至 69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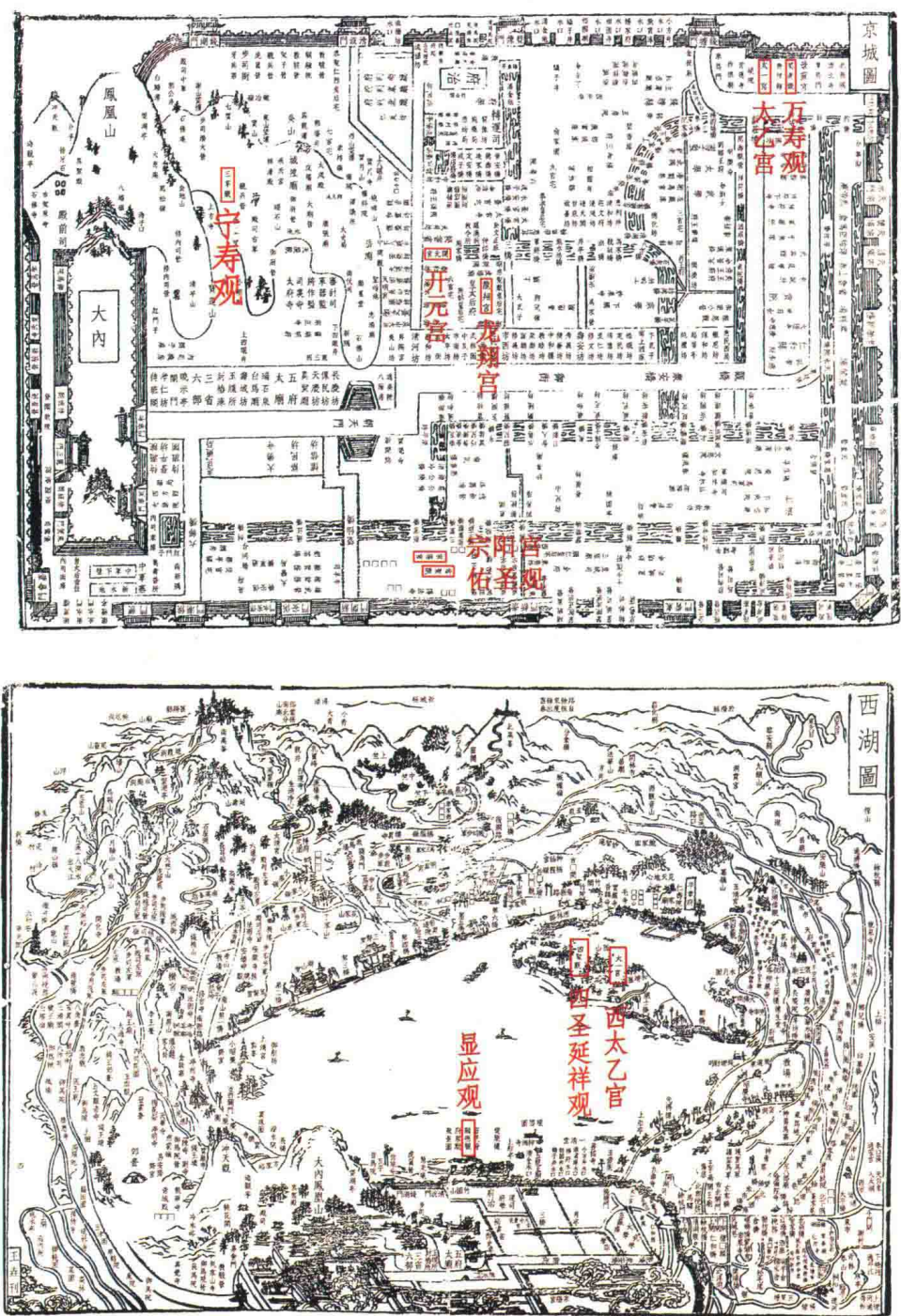


图 290 《咸淳临安志》中十大御前宫观位置示意图